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七

桐城方　苞著

余　焜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宣公篡

立與桓公同而月皆繫王何也義見於前則餘
仍其常可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在喪而婚懼討而急自結於齊也桓之立翬爲
逆女焉宣之立遂爲逆女焉則其爲先君之賊
時君之謀主可知矣納幣不書豈公薨之後約
婚以爲篡弒之地而納幣在子卒之前故不得
書於册與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六禮不備則女不行近世未嫁守貞而父母不能奪者多矣不稱氏夫人與有貶也稱婦貴敬嬴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殺三大夫稱人盾主之也放胥甲稱國非盾主之也據傳討軍門之呼則趙穿實爲罪首八年不討盾庇之耳疑靈公陰謀除盾欲翦其羽翼

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專國政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弑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胡傳案左氏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討也欲定其位者賂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

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蓋內地被侵奪舊史常諱而不書惟濟西讙闡魯以授齊得書於册知然者以經所書歸田其始失皆不見也觀濟西田之取而子弑夫人大歸得免於討之故可知矣二卿之聘婦姜之歸平州之會皆以貪而動於惡可知矣不書魯賂而書齊取著齊侯之罪也魯君臣負篡弑之惡於致賂何誅焉張氏洽曰桓公篡立求援於

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鄭稱人君不行也是役也雖左傳亦無鄭伯在師之文而胡傳必以爲貶過矣晉襲文襄霸業而會盟討伐君皆不出使大夫專行楚則銳意中國凡有大役君必親之據事直書而盛衰之

本見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盾自九年以後凡侵伐皆使諸卿今復自出蓋弑謀益急欲示威於衆而假公義以服諸侯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胡傳地而後伐于衺則疑辭此則著其美非也其事果善豈待書會地而後美著耶蓋伐國有成謀而連兵以往則直書會伐中道而定謀焉則先書會地衺與棐林無異義也晉師本出救

陳會於棐林而後伐鄭之謀定焉安得不先書會地哉其不曰會晉趙盾何也書會晉師則專會伐也書會趙盾則似盾與諸侯先行會禮而後伐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胡傳晉欲求成於秦而伐其與國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也

晉人宋人伐鄭

胡傳貶而稱人非也自文以後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皆舊史之文因時勢以爲詳畧者也盾方內憂志不在諸侯實將畀師少耳左傳紀戰伐於軍帥十得八九而是役亦曰晉人則微者可知矣秋救陳伐鄭盾方在行冬穿又帥師侵崇豈能爲宋復勤大師遣貴將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自是列國卿將皆書帥師而以名見矣其稱人者非卿也以宋及鄭以尊及卑也君獲不書師敗績舉重也即君將不書帥師之義卿獲書帥敗績其重均也

秦師伐晉

秦舉大師必貴將也而不以名見何也秦遠於晉而隔於晉晉人視之終不同於列國也故列國之卿無不氏而秦術以國舉列國卿將無不

名而秦終稱師與人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諸國皆非卿也盾蓋謀弑益急無心於外事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胡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而縱賊不討是

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則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然則盾爲首惡明矣。呂氏祖謙曰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故敢行弑君之逆盾歸旣不討其弑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孫黑臀於周而立之則盾之情無所逃矣。邵氏寶曰春秋之筆莫大於斷弑君之獄斷弑君之獄尤莫大於微顯闡幽之二三

策者是故晉夷皐之弑舍穿而歸盾鄭夷之弑舍宋而歸歸生楚虔之弑舍觀從而歸比齊荼之弑舍朱毛而歸乞此董子所云覩人所惑大爲說以明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曰緩辭也傷自牛作也○胡傳乃不郊爲牛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

葬匡王

呂氏大圭曰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葬諸侯而使卿則書其人其他不書其人者皆

謂公親往可乎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逼近王城楚莊親伐間晉有內難而窺周也觀兵問鼎而以爵舉則稱爵爲褒之說不可通明矣

夏楚人侵鄭

自成七年書嬰齊帥師以前稱楚人者卿大夫也其後稱人稱師者將非卿也猶自文以前列國稱人稱師者卿大夫也自宣以後稱人稱師

者將非卿也

秋赤狄伐齊

宋師圍曹

　狄侵齊宋圍曹知晉方內憂未遑外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汪氏克寛曰及齊公之志也及郯以大及小也

○向微國也隱二年莒人入向至是遂爲莒邑而其滅不見於經故知春秋之初滅國者多不告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以傳考之歸生懼譖而弑成蓋釁起於公子宋而弑者歸生也宋之譖得行於君則當黿之憾已釋而歸生懼譖則與君相搆之隙轉萌於歸生故知弑者歸生也十年傳鄭人討幽公之亂

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知宋爲巧搆之謀而弒則歸生主之矣釁起於宋謀搆於宋而使得逃於亂賊之名何也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僉險小人陰賊奸禍者無國無之目其人不足以垂戒故惟秉國者是誅趙盾用晉則操刃者穿而不書歸生用鄭則搆亂者宋而不書歸生無弒謀則宋之亂不成盾無弒心則夷皐之賊可討此聖人所以決疑制法也春秋時有以強臣怙亂而弒君者華督之類是也有小人乘間

竊發而弑君者宋萬閻職邴歜之類是也使宋有督之勢則其弑不謀於歸生有萬之力職歜之謀則歸生不許可自爲賊而無事反譖歸生於公宋不能自作難而謀於歸生歸生不許轉搆歸生於其君而不能獨發則夷之弑非歸生孰爲之哉先儒以爲舍宋而歸獄焉猶未得其實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趙盾弒君無辭以討鄭亂故楚人乘此以圖霸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何以書公爲之主也且微叔姬三月而遽歸也

孔氏穎達謂高固亦請於君因聘而逆非也果

爾則宜以聘書而不言逆矣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以書三月而歸寧且與高固偕也國卿違以私事出疆齊之無政亦可見矣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以盾復見經證其非弑非也內之賊如翬如遂外之賊如楚商臣蔡般名之見經屢矣

春秋之法未嘗有是也盾既弒君故不敢以兵柄授人身負大惡而以討人宜陳之不能服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來盟不日以君使為文不得冠以月也聘而盟

則曰君使之聘而未使之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曰會齊爲主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晉不與盟而諱之非也經書公之列會而

未書諸侯之盟則諸侯實未嘗盟耳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左傳有疾而經不書何也昭公如晉書有疾至河乃復君如鄰國得自專也大夫朝聘而終以尸將事可以疾廢乎使書有疾乃復則習其讀者以爲有可復之義矣乃者無其上之辭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時祭也不舉祭名譏不在祭也曷爲稱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

尸也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用之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猶者可已之辭記稱卿卒不繹以春秋所書知之也翬不書卒而遂書卒先儒以爲記禮之變非也春秋非記禮之書也魯之變禮可盡記乎卒不當書則并其變禮之迹而沒之可也蓋特文以見義而後乃仍其故常者春秋之法也春秋存王法不誅其人身故桓之篇非獨翬不書卒凡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之世者皆不書卒也蓋月

不繫王以示天王之當誅亂大夫不書卒以示臣子之當討賊此義既見則後此不得不仍其故常矣天王所當誅之亂不獨晉也篡弒接迹使皆以月不繫王見義則二百四十年月不繫王者幾半樊然殽亂而習其讀者幾不知其義之在矣月不繫王之例既不可通則大夫不書卒之例亦不可用矣且彭生不書卒使宣之篇大夫皆不書卒是使彭生與亂賊同罪而無以辨也獨削遂之卒則既與彭生之不書卒相混

又似桓之大夫皆與翬同心而得臣行父得以隱其惡矣然則仲遂書卒乃春秋常法非以紀禮之變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前書夫人姜氏歸於齊此書夫人嬴氏薨則逐文君而僭其位其迹顯然矣何以知姜氏之爲嫡娶見於經也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役書及姜戎晉志也此不書及同惡也左

傳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則伐秦之師各逞其忿而非晉所專可知矣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馮荆南曰書日中而克葬譏亟也若葬無譏則書庚寅而克葬可也蓋

葬必以朔故記曰反日中而虞左傳鄭簡公之葬也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不毀則日中而塴則葬宜以朝明矣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旣以雨止而至庚寅何不可更易一夕之期而必以日中亟葬哉又記稱匶引至於堩遇日食止於道左以待明復則遭事之變葬可以易期審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謂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與上五年下十年如齊有異非也上五年往反歷一時也下十年往反盡一時也此年往反在一月也往反歷二時而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不必著其月也往反盡一時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不必著其月也往反在一月安得以時舉哉汪氏克寛謂僖襄二公如齊晉其時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書王正月乃常例

與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異亦非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不書王正月其罪遂可掩乎天王崩而公在楚不書王正月遂不如其僭已甚乎或舉時或舉月所以稽久暫見事實皆舊史之文耳僖十年十五年如齊襄二十一年如齊皆書王正月者後有異事不得不舉首月也襄八年春如齊無異事而舉首月者是年夏季孫會邢邱後公方歸故書正月以志去國踰時之久皆舊史因事屬辭不得

不然如孔子用此爲褒貶設舊史不書正月可臆度而增益之乎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諸侯會扈而晉卿伐陳蓋是時晉侯已疾也傳

謂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恐不然牡丘之役晉諸侯之大夫帥師救徐則此爲晉師獨伐可知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卒以地在其封內也不書卒於會會已畢也不書葬時魯事齊與晉絕不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頻年加兵於鄭胡傳皆以書爵與人爲褒貶至此義不可通又謂舉爵或爲褒或爲書其實皆非也楚自嬰齊帥師以前君將稱君大夫將或稱人或稱師其常也以稱人爲貶春秋無是法也篡弒之君會盟侵伐無不書爵乃以微罪貶而稱人以亂名實乎且胡傳謂三年無故侵鄭爲不義貶而稱人則此年伐鄭元年侵陳宋皆無名不義之師而稱爵何也謂四年鄭有弒君之賊諸侯不討而楚師至故稱爵而鄭賊固

未嘗討也。謂五年伐鄭稱人爲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四年之師。固以服鄭爲事。而不討賊。胡至五年而後貶哉。謂此年書爵非予之見其以重兵臨鄭果爾則書楚師伐鄭。亦可以著其重兵之實。何必迂其義而書爵。以混於予之之文哉。蓋立義未審故其說自相糾纏而不能安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胡傳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洩冶無

罪而書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非也凡書殺大夫而不著其名者乃舊史失之舊史書名孔子無削之之義也洩冶之諫不著於經雖書名何以見陳侯之殺諫臣而垂後戒哉春秋書國殺大夫義在專殺而非以定所殺者之功罪如里克甯喜其罪著於前如洩冶其徵著於後亦事之偶然耳其他功罪無徵於前後者多矣所謂存王法不誅其人身也乃或削其名或書其名而爲此曲義乎至謂洩冶書

名在子哀叔肹之後益諡矣叔氏也肹名也子哀亦名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黃氏仲炎曰左傳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爲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邦無道危行言孫此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者之爲也若夫有位於朝食君之祿則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爲戒

以善保身爲得哉此非所以爲人臣之訓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馮荆南曰歸田獨此書我者濟西之田齊與諸侯皆有之而所歸獨我故封也若鄆讙闡則魯邑也龜陰之田獨魯有也而書我則贅矣曹田之在濟西者魯嘗介晉以取之矣豈元年并以賂齊而玆所歸者獨吾故封與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衞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尹氏崔氏舊史不書名故仍之。家氏鉉翁曰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十二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胡傳謂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

靈公見弒之由非也凡弒君稱人者其國本末

得其主名也華督宋萬歸生趙盾以名氏見者

多矣何獨於徵舒而生此曲義乎若謂君無道

當稱人以弒則宋昭齊懿之無道豈更出齊襄

楚靈之上也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傳謂諸侯親行非也左傳稱諸侯之師而未見帥師者之名氏則諸國皆非卿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書王季子未有職司也或曰時王之子猶時君之女稱子以別之也○胡傳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

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君之書爵舊矣陳鄭之屈服於楚亦舊矣胡傳以書爵而序陳鄭之上謂因其能謀陳而進之陳氏傅良汪氏克寛謂予楚以霸非也傳稱侵鄭及櫟未嘗一語及陳事蓋因鄭服并徵會於陳而爲此盟春秋據事直書無以見其爲謀討也縣陳之後聞申叔時之諫乃曰吾未之聞也則前此本無討亂之心可知矣。左傳楚子入陳陳侯方在晉使辰陵之盟已定謀討賊豈復

遠如晉乎既盟之後逾三時而後興師蓋借夏氏爲兵端實則伺其君之出而謀并其國耳誠有討賊之心則陳君在會以楚之威執徵舒而戮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造其地而後罪人可得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楚方有事中原而齊晉魯宋各營其私其後四國皆仍世困屈於楚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信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也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書人衆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徵舒既殺則陳可不入以明楚子之志在入陳也胡傳謂不書取陳爲美其討賊之義未滅而書入非也楚實未嘗取陳紀其實耳

李菼曰造其國都曰入株林野鄙去國都甚遠徵舒弒君豈敢復入國都楚子蓋就其私邑執而殺之然後入陳耳經書丁亥在殺徵舒之後正明殺而後入傳謂入而後殺誤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國君世子國其所自有也乃迫於強臣逆子而不得入其書納順辭也大夫去國則義已絕而假外援以抗君父其書納逆辭也公子書納著其乘亂爭國之迹也而先儒皆以內不受爲義

誤矣。殺洩冶者寧與行父激徵舒之弑亦由之楚子不誅而反納焉。蓋二人本以陳餌楚故任爲腹心納之以制陳而陳自是不敢背楚而從晉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陳靈公弑於十年夏而十二年春始葬必陳君臣尚不忘討賊而緩其事也。安知非徵舒執國而不得葬乎。陳既立君而葬先君必無以禁也。故原臣子之心示賊既討之義而書葬焉

楚子圍鄭

胡傳謂楚旣入鄭而止書圍爲從經與非也傳之傳聞與經異耳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救鄭不書不及事也以晉荀林父及楚子以內及外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觀蕭之滅則知楚得陳鄭而不有乃慮其國大氏未易服而非能止於禮義矣傳言蕭潰而經書滅傳聞異也胡傳謂經書滅以斷其罪過矣圍入潰滅事之實也變易事實以爲褒貶則非傳信之書矣其後宋之亂臣辰佗彄地入於蕭以叛則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宋也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淸丘

新城之後扈之盟不書同晉霸猶未衰也自晉敗於邲楚勢益張諸侯疑懼晉人主盟載書無

不言同者矣四國稱人先儒以爲貶非也自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大夫之衆會皆稱人間有以名見者霸國之大夫也然必在會有諸侯而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

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家氏鉉翁曰胡氏以宋爲非義陳爲可恤非也楚用詐人陳幾亡人國春秋不與也宋伐楚之與國爲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衞甫受清邱之盟乃救陳以媚楚謂其

救爲義亦不可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李氏廉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霸敗宋於泓楚穆之爭霸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向非悼公之盛則於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霸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儒於殺大夫每以不去其官爲義非也殺大夫非討賊之比也。其居位而見殺者皆書大夫不計罪之有無也。鄭良霄晉欒盈既奔而復入則非其大夫矣。惟夏徵舒不稱大夫示討賊之義里克甯喜稱大夫示討之不以其罪則春秋之法寓焉耳。先縠以剛愎致敗然其意本欲振國恥不宜反召狄師恐縠方負罪而狄師適

至晉人以此疑之加鄢陵之役謂郤至召楚師之類耳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不量力而加兵於陳固非謀國之善然楚人力爭中夏鄭服則次及於宋雖無瑕釁亦不免於受兵胡傳謂春秋端本責宋爲深非也傳稱

楚聘齊晉而不假道於鄭宋。儼然行王使過賓之禮。所以嘗鄭宋。諫齊晉也。宋人毅然殺其使者。實足以伸大義。而抑其邪心。春秋何故反深責之乎。若專以利害爲褒貶。恐非聖人意也。春秋時惟宋人有志抗楚。執義不屈。有商人駿肅之遺。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衞迫楚禍猶以從楚爲恥魯每事先以附之

宜書而義自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宋以大義受兵被圍三時環視不救使力屈而受盟於楚故特書以著霸主及諸侯之罪也其不書宋及楚平何也見二國久困於攻守不得蘇息不獨宋人迫欲其君之行成即楚人亦惟願其君之罷役穀梁傳謂衆欲之是也其與及齊及鄭平異者何也邦交

之常理宜稱國對魯爲文不出魯之君大夫而稱齊人鄭人則贅矣其與鄭人來輸平異義何也彼以將命之人言也平者邦交也若出將命者之名則與華孫來盟之文洞而疑於其人之私矣胡傳謂平者在下故貶稱人非也使欲見平者在下則如袁婁書宋華元及楚子反盟不更切著乎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師將非卿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以凡國亂衆人擅殺與臣下自相殺經皆稱人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皆直書其人。蓋義繫於其人。而不可以漫稱人、使書周人殺召伯毛伯。不惟斥言周人非屬辭之體而王室無政使寵子擅殺大臣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書陳人殺其世子偃師則陳侯

付託非人招以親屬忍爲大惡不可得而見矣書楚人殺公子比則疑於討賊而亂賊相傾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札以名而加子上非義所安也豈文與叔近而誤與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

百畝公田居其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汪氏克寬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十復收其一○穀梁傳所謂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蓋除去公田之入而復取十一也先儒皆謂因公田稼不善故履私畝而稅之不知同井之田稼之善否所爭無幾既變法以苛取豈肯復仍十一之舊乎

冬蝝生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

饑

黃氏仲炎曰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糴於齊故民猶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再書饑是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餓而死爾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其稱人將卑師少也○薛氏季宣曰攢函之會

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宮之榭也胡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郙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郙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汪氏曰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為廟按諸說皆因胡傳以為廟而誤

胡傳則以公羊傳稱宣宮而誤宣王會諸侯於東都故有講武之榭而至是火何故必以爲廟乎宣王時周猶未東使書周宣榭火則無以別舊都與新邑故地之

秋郯伯姬來歸

伯姬書大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不書者也

冬大有年

承屢祲之後故國人以有年爲喜而舊史志之

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宣公終世謟事齊乃忽與晉盟而謀伐焉蓋行

父怒齊則公不得自主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公子公叔公兄弟之不爲大夫者皆不卒而肹書卒何也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册書也肹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可知矣叔氏也肹名也何以知其非大夫也以稱弟知之也使爲大夫則當書公子肹卒而不稱弟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晉衛之卿皆以私忿强其君世子以出黜政在大夫君拱手以聽不獨魯爲然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汪氏克寬謂邾子貶而稱人胡傳謂鄫之臣子不能救君難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之非也蓋陰使人賊之耳上無侵伐圍入之文則非邦君行卿將

可知矣其不曰盜何也稱盜則不知其爲邾人也左傳閽戕戴吳亦倉卒賊殺之謂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楚子卒始見經先儒以爲進之非也旅在楚爲勤政之賢君在春秋則爲犯上作亂之大盜旅以前雖僭王其國未敢有陰窺周室之謀也雖間有侵伐未嘗有力征中夏之志也至旅而隱然有鞭笞天下之心尚賴齊晉大國參錯相

制其力與勢猶不足以移周鼎使皆如陳蔡鄭許可懾威而服則其禍更有不可言者矣春秋何故乃進之乎蓋至是舊史始有其文耳若以進之爲義則篡弒之君其卒皆志於經而天王之崩葬有不見者矣秦康公之卒志非賢於穆公也至康始與魯通也楚頵十八年以前猶以號舉則自頵以前卒不赴魯可知頵之弒商臣當國必無赴告而舊史具載其事者人倫極變以傳聞而志也商臣之死或赴不及魯或舊史

惡之而不書其卒皆未可知至旅則北挫晉兵。執霸權以臨東夏諸侯服屬故赴告及魯而舊史書之耳春秋於楚事之詳與天王崩葬之闕一仍舊史而徵荊之盛諸夏之衰天子之微諸侯之情皆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還自晉善之也○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之讎辭也蓋季氏世執魯政而宣公之親仲遂過於季孫爲行父所忌久矣故乘公之薨歸父之出而逐焉使歸父交親於晉則當奔晉而不奔齊矣考之於經行父三聘晉而仲遂之生未嘗一至焉歸父初聘安敢不量而入遠及國之變事乎其奔齊正以行父與齊

新憾可以隱身焉爾